

9月9日,参加完衡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和衡阳市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衡岳作家群品鉴会后,长沙“浏阳河西岸诗群”和衡阳“蓝墨水上游诗群”的9位诗人应衡阳市作家协会之邀出席南岳笔会。由知名诗人刘起伦命题,两地同仁即兴创作《南岳夜雨》

南岳夜雨

起伦

竹海深处的方广寺及其附近这幢农家小舍
复被夜色加深了神秘。灯光的禅意
颇像莲花幽闭的清香,不管你渗透几分
都会内心喜悦,都会感到山居之幸福
这里氧气充盈。倏尔一阵夜雨
见好就收,仿佛天地之间一句偈语
提示习惯刷牙步数的城里人,如此宁静的
夜晚,还要丈量一天得失吗?
倒是恰到好处成全“蓝墨水上游”和
“浏阳河西岸”一个话题。艳遇?
冷燕虎弦外之意,脱口暴露心中秘密
——可不就是艳遇!山中夜雨可遇不可求
让我们沉浸在无限诗韵中
更有雨后清风拂面,像别处的爱情
……

南岳夜雨 谢蓄洪

幸亏不是滂沱大雨
是随风潜入夜的微凉
飘到面颊上
我们放弃了进方广寺
拜见菩萨的想法
原路折回
雨停了,四周静静的
竹林。庙宇。远山
组成一幅祥瑞的图案
在晚霭中的南岳后山漫步
我们一个个超凡脱俗
与菩萨擦肩而过
回到借宿的农家小院
群洲关于女人的笑话
一下把我们拉回到人间

南岳夜雨 易鑫一

夜雨天籁。这种的发音
在我们心湖画出大小不一的
涟漪,都是喜欢

菩萨言说的真意,与其说天机不可
泄露
不如说,我并没有参透
去方广寺寻求答案亦无所获
环顾夜色中的南岳,宝相庄严
起伦“山在坐禅”这句诗,恰可用来
应景
哦,这雨,这雨中的禅意……

原谅我天性愚钝
不能对禅作高深的理解
但借这片雨,种下一颗颗善良和光
明的种子吧
在万顷竹林和竹林之外更广阔的黑
暗

南岳夜雨 刘炳琪

阳光不见了,它在我们抵达之前
隐藏到某个峰峦。喧嚣也没有了
祈祷的人心满意足地归家
浅秋在南岳,还不到霜叶飘零
早到的晚风把竹林浩瀚成海
细雨无声而来
——像轻巧的手指
抚摸每一寸肌肤
——山色更深,天空把黑层层盖下
灯光如烛,我们在农舍里打坐
在菩萨纤纤碎步里,怀抱敬畏
都不会说出什么,只能看着雨
装做洗净纤尘,见好就收

南岳夜雨 陈群洲

夜的海,深不可测。可是它究竟有多
深
不断爬升的七十二峰,始终没有浮
出水面
风,缓缓吹过尘世。方广寺的晚钟里
与世无争的菩萨们陆续抵达了梦界
秋天如此辽阔。群星在高处闪耀
一条又一条河流,泛着岁月的光芒
它们的流向会属于传说。这样的夜

晚
大张旗鼓的一场雨,最后一刻突然止
息了脚步
蝉鸣和竹林愈来愈远了,酣睡的衡山
已经神仙附体,不忍打扰

南岳夜雨 冷燕虎

雨突然落下来
像失散的女儿认出了母亲
总算明白 为什么诗要泡在酒里
诗人钟情于松下 竹林

这样一场雨落下来
是要为南岳点睛
还是要泡软诗人的词语
或者只是添一条松下流水

雨说走就走 看出来
它没有篡改这册山河的野心
就那么轻描淡写 如一幅水墨
透出灯光的农家也许就是留白

我们一群诗人 靠在这人间半空
浮生浅 香火盛
如同夜雨中结盟的十万亩竹子
清风有求 明月随意

衡山夜雨 宾歌

经过一场雨。我们与衡山的草木有了
距离
雨的对,漫山的南竹产生高潮
它们发出挑战的声音
仿佛说人类并非万物之灵
我们静静地观赏。这时候
你啊一声,绝对是虚情的礼仪
许多细微的水涌向脑门
我们开始模仿每一片竹叶
发出的呻吟。我们知道
感动就要来了
一个老农砍下它们中的一株
一节一节锯断,凿孔倒出酒水

盛宴上,又有了狂欢
我们取走了
它们身体里储藏的美酒
残留一堆被豪情浸泡过的躯壳

南岳夜雨 尹朝晖

今夜方广寺的这场雨
如果落在别处,则无法享誉
莲花峰的半点功名

当年,韩愈开云洒落的一束光
已飞花洞庭,成就一首小诗的动机
今夜,随雨潜入的这场号令
欲结盟万千毛竹,起义举兵

风,从四面八方来
湘江是衡山的底线
今晚我也是南岳夜雨的一部分
倚靠二贤祠,就扶住了我的江山

今夜这雨,如果落在别处
它就会领取万千苍生同样的命运
劳碌地奔流,寂寥地拥挤

南岳夜雨 天晴了

在南岳,一切均有来路
譬如莲花峰、方广寺
譬如幽僻的石道与十方紫盖寺
那么,这突然而至的夜雨呢
是不是知道今夜有客自远方来
是不是闻到了他们酒桌上弥漫的诗意
忍不住,即兴吟诵
一首短诗。沙沙的声音
带着南岳初秋的清涼
当然,也可能是来自上天的神谕
你看这些雨夜酒酣的饮者
似乎聆听到了夜雨中的禅意
顷刻间隐于黑暗
陷入缄默

龙溪湖,你可感受到我的心跳

谭绩

龙溪湖,美在四季,我却独爱龙溪湖的
秋。

龙溪湖地处衡南县东部花桥镇境内,
从衡阳市区沿衡花公路大约一小时车程可
直达。龙溪湖有着诗意的名字,因为是故
乡,所以更让我魂牵梦萦。

龙溪湖因毗邻久负盛名的龙溪寺而得
名,这一点是有据可考的。除了这个,龙溪
湖得名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一条神龙途
经花桥上空,见此地山川秀美,便心生爱
恋,降临到这人世间仙境,久住不归。玉皇
大帝怒震天庭,急令雷公缉拿神龙归案。雷
公立即率天兵天将前往捉拿,神龙与雷公
进行了一番殊死搏斗,因势单力薄,最后神
龙受伤。神龙出山的地方叫龙头冲,当地百
姓为了纪念神龙,修了一座桥,取名“龙桥”。
神龙穿破石山,石峰刀削壁立之处取名“石
龙口”;冲出石山后,再历经川口洞、雷打
井,神龙已是身受重伤,神龙鲜血流集的小
溪取名“龙溪”,龙皮搁置的小桥取名为“龙
皮桥”。神龙所经过的地方有龙头冲、龙桥
、石龙口、川口洞、雷打井、龙溪、龙皮
桥、上古头、莲花堰……把这些地名连接
起来,就勾画出一幅神龙所经过的路线图。
一个个地名也成了神话故事的完整链条,
容不得你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一丁点的怀
疑。而每一个与神龙紧密相关的地名,都凝
结着

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

今年3月,因为地名文化挖掘的缘故,
我才得以对龙溪湖作全面深入的了解。龙
溪湖始建于1958年,主坝轴长有527米,
主坝高达6米,灌溉面积达9.04万亩,有
4座副坝。龙溪桥水库修建的工程量大,
而且蓄水多,灌溉面积大,所以,它还有一个
更为响亮的名字,叫超美水库。这个浩大
的工程全部由人工修建,当时没有现代化的
机械设备,全靠手挖、肩挑、人抬,民工吃
住全在工地上,他们中不少人劳累致死,
就直接埋在大坝的里面。直到今天,龙溪
湖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灌溉作用。

今天,我又来到了龙溪湖,怀着赤子
般的心情缅怀先辈们的伟大创举,再次
领略龙溪湖的美。我游过名山大川,也曾
浏览过江河湖海,只有我知道,龙溪湖在
我心的位置有多重要。有些记忆深入骨
髓,不管是欢声笑语抑或是酸涩的记忆
都已烙印在心底,随着时光的推移,这些
早已浮泛成一种切切的乡愁。

相对于北国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
秋,龙溪湖的秋天是不一样的。这儿到处
蓬勃着碧绿,哪看得到北国秋天那缤纷
的色彩呀?围绕着湖区满岭满坡的绿,使
龙溪湖美得像一块晶莹剔透的碧玉。平

铺的湖水倒映着如屏的青山、蓝天、白
云,湖水透出一种静幽碧绿的顏色。龙溪
湖不问人间世事,不管时令节气的变迁,
该绿的,绿得生机勃勃,不藏着掖着;该
打上秋天色彩标签的金黄,就让它坦荡的
变黄。龙溪湖就静静地依偎在逶迤而行
的青山环抱里。你只要用心去体验,就能
从湖面泛起的微风里感受到渐凉的秋意。
你以为是夏天,而秋是实实在在的降临了。

明媚的秋阳中,空气变得极其纯净。站
在高高的堤坝上,远处青绿的群山一下
推送到你眼前,使你一下看得真切起来。
一垄垄碧浪绵延的稻田,全变成金黄的
了。有些稻田已经收割,而大多数的稻田
金灿灿地一路平铺过去。收割后的稻田,
一下就空旷了起来。耸立在农田中的禾
茬,枯黄中透露出一种微薄的肃杀。从耀
眼的亮黄中突然感悟到,我、龙溪湖,还
有连绵不绝的青山,其实都已融入秋的
怀抱里了。一年的风景从春的萌芽,历
经夏的繁盛,再到秋冬的枯落,这从荣
到枯、周而复始的生命过程,这不就
是一种生命沉淀的美丽?

三三两两的农舍隐藏在山窝里,说
是农舍,其实是一幢幢临湖俏立的乡间
别墅。“前不栽桑,后不栽柳”,这民谚
在龙溪湖山里人家看来还是要讲究的。
“桑”是指桑树,“柳”是指柳树。院前
不栽桑树,因

“桑”与“丧”同音,惟恐不吉。柳树不
结籽,若栽于院后,恐无子嗣继后。龙溪
湖人家的院落只种多籽的桔树、石榴树
、葡萄。院落中的桔园缀着青桔,你推我
挤的沉沉地挂在碧绿的叶片丛中。过些
时日,青桔就会一个个的变黄变红,点亮
龙溪湖的深秋。岸边的苇花,湖面上嬉
戏的水鸟,山上的树,岸边的苇丛,金色
的稻田,还有大坝码头边胡乱停靠的小
船……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秋景图。山,
因湖水而显空灵;水,因山而尽显流韵。
码头上兀自孤零的小船,更增添野渡无
人舟自横的意境。

湖面宽广,水质却很清澈,掬一捧湖
水,洗一把脸,漱一下口,都可以感受到
湖水的清凉来。同行H君是游泳健将,
游过黄河、长江、日月潭,看到清澈的
湖水,当然不会放过畅游的机会。我也
在秋日的暖阳中投入了龙溪湖的怀抱。
清凉的湖水中包裹着我的身心,我舒展
着肢体向湖心游去。龙溪湖呀,我感受
到了你的柔情,感受到了你的脉脉温情,
而你可曾感受到了我“突突”的心跳?

在大坝上,我信步而行。风携着亮堂
的暖阳拂过湖岸绒绒的苇花,拂过宽阔
的湖面,也拂过我端详龙溪湖的双眼。
在秋日寂寂的时光中,那细碎跳动的粼
粼波光,龙溪湖呀,可是你对我盈盈的
微笑?